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孽海花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鏡邊語影俠客窺樓

話說彩雲正要回樓，外邊忽嚷：「夏雅麗來了！」彩雲道是真的，飛步來看，卻見瓦、畢兩人都站在車旁，沒有上去。雯青也在臺階兒上仰著頭，張望東邊來的一群人。直到行至近邊，方看清是一隊背槍露刀的哥薩克兵，靜悄悄地巡哨而過，哪裡有夏雅麗的影兒。原來這隊兵是俄皇派出來搜查餘黨的，大家誤會押解夏雅麗來了，所以嚷起來。其實夏雅麗是秘密重犯，信息未露之前，早迅雷不及地押赴裁判所去，哪裡肯輕易張揚呢！此時大家知道弄錯，倒笑了。雯青送了瓦、畢兩人上車，自與彩雲進去易衣歇息不提。這裡瓦、畢兩人漸漸離了公使館，畢葉對瓦德西道：「我們到底到哪裡去呢？」瓦德西道：「不是要到裁判所去看審嗎？」畢葉笑道：「你傻了，誰真去看審呢？我原為你們倆鬼頭鬼腦，怪可憐的，特為借此救你出來，你倒還在那裡做夢哩！快請我到那裡去喝杯酒，告訴你們倆的故事兒我聽，是正經！」瓦德西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倒承你的照顧了！你別忙，我自要告訴你的，倒是夏雅麗與我有一面緣，我真想去看，行不行呢？」畢葉道：「我國這種國事犯，政府非常秘密，我那裡雖有熟人，看你分上去碰一碰吧！」就吩咐車夫一徑向裁判所去。

不說二人去裁判所看審，如今要把夏雅麗的根源，細表一表。原來夏雅麗姓游愛珊，俄國閩司克州人，世界有名虛無黨女傑海富孟的異母妹。父名司愛生，本猶太種人，移居聖彼得堡，為人鄙吝顧固。髮妻歐氏，生海富孟早死，續娶斐氏，生夏雅麗。夏雅麗生而娟好，為父母所鍾愛。及稍長，貌益嬌，面形橢圓若瓜瓢，色若雨中海棠，嬌紅欲滴。眼波澄碧，齒光研珠，髮作淺金色，蓬鬆披在削肩上，俯仰如畫，顧盼欲飛，雖然些子年紀，看見的人，那一個不魂奪神與！但是貌妍心冷，性卻溫善，常恨俄國腐敗政治。又憤聞阿姊海富孟哲學討論，就有舍身救國的大志，卻為父母管束甚嚴，不敢妄為。那時海富孟已由家庭專制手段，逼嫁了科羅特措齊，所幸科氏是虛無黨員，倒是一對兒同命鴛鴦，奔走黨事。夏雅麗常瞞著父母，從阿姊夫妻受學。海富孟見夏雅麗敏慧勇決，也肯竭力教導。科氏又教她擊刺的法術。直到一千八百八〇年三月，海富孟隨蘇菲亞趁觀兵式的機會，炸死俄皇亞歷山大。海氏、科氏同時被捕於泰來西那街爆藥製造所，受死刑。那時夏雅麗已經六歲了，見阿姊慘死，又見鮮黎亞博、蘇菲亞都遭慘殺，痛不欲生，常切齒道：「我必報此仇！」司愛生一聽這話，怕她出去闖禍，從此倒加防範起來，無事不准出門。夏雅麗自由之身，頓時變了錦妝玉裹的天囚了。還虧得斐氏溺愛，有時瞞著司愛生，領她出去走走。事有湊巧，一日，在某爵家宴會，忽在座間遇見了樞密顧問官美禮斯克栗的姑娘魯翠。這魯翠姑娘也是恨政府壓制、願犧牲富貴、投身革命黨的奇女子。彼此接談，自然情投意合。魯翠力勸她入黨。夏雅麗本有此志，豈有不願！況且魯翠是貴族閨秀，司愛生等也願攀附，夏雅麗與她來往絕不疑心，所以夏雅麗竟得列名虛無黨中最有名的察科威團，常與黨員私自來往。來往久了，黨員中人物已漸漸熟識，其中與夏姑娘最投契的兩個人：一個叫克蘭斯，一個叫波麻兒，都是少年英雄。克蘭斯與姑娘更為莫逆。黨人常比他們做蘇斐亞、鮮黎亞博。雖說血風肉雨的精神，斷無借玉憐香的心緒，然雄姿慧質，目與神交，也非一日了。哪知好事多磨，情瀾忽起。這日夏雅麗正與克蘭斯散步泥瓦江邊，無意中遇見了母親的表侄加克奈夫，一時不及回避，只好上去招呼了。誰知這加克奈夫本是尼科奈夫的兒子。尼科奈夫是個農夫。就因一千八百六〇六年，告發莫斯科亞特俱樂部實行委員加來科梭謀殺皇帝事件，在夏園親手捕殺加來科梭，救了俄皇，俄皇賞他列在貴族。尼科奈夫就皇然自大起來。俄皇又派他兒子做了憲兵中佐，正是炙手可熱的時候。司愛生羨慕他父子富貴，又帶些裙帶親，自然格外巴結。加克奈夫也看中了表妹的美貌，常常來躑躅，無奈夏雅麗見他貌相性鄙，總不理他，任憑父母誇張他的敵國家私，薰天氣焰，只是漠然。加克奈夫也久懷怨恨了。恰好這日遇見夏姑娘與克蘭斯攜手同游，禁不住動了醋火，就趕到司愛生家一五一〇地告訴了；還說克蘭斯是個叛黨，不但有累家聲，還怕招惹大禍。司愛生是暴厲性子，自然大怒，立刻叫回夏姑娘，大罵：「無恥婢，惹禍胚！」就叫關在一間空房內，永遠不許出來。你想夏姑娘是雄武活潑的人，那裡耐得這幽囚的苦呢！倒是母親斐氏不忍起來，瞞了司愛生放了出來，又不敢公然出現。恰好斐氏有個親戚在中國上海道勝銀行管理，所以叫夏姑娘立刻逃避到中國來。一住三年，學會了些中國的語言文字，直到司愛生死了，斐氏方寫信來招她回國。夏姑娘回國時恰也坐了薩克森船，所以得與雯青相遇，倒做了彩雲德語的導師，也是想不到的奇遇了。這都是夏姑娘未遇雯青以前的歷史。現在既要說她的事情，不得不把根源表明。

且說夏雅麗雖在中國三年，本黨裡有名的人，如女員魯翠，男員波兒麻、克蘭斯諸人，常有信息來往，未動身的前數日，還接到克蘭斯的一封信，告訴她黨中近來經濟困難，自己赴德運動，住在德京凱賽好富館Kaiserhof中層第二百〇三號云云，所以夏姑娘那日一到柏林，就帶了行李，僱了馬車，徑赴凱賽好富館來，心裡非常快活。一則好友契闊，會面在即；一則正得了雯青一萬馬克，供獻黨中，絕好一分土儀。心裡正在付度，馬車已停大旅館門口，就有接客的人接了行李。姑娘就問：「中層二百〇三號左近有空房嗎？」那接客的忙道：「有，有，二百〇四號就空著。」姑娘吩咐把行李搬進去，自己卻急急忙忙直向二百〇三號而來。正推門進去，可巧克蘭斯送客出來，一見姑娘，搶一步，執了姑娘的手，瞪了半天，方道：「咦，你真來了！我做夢也想不到你真會回來！」說著話，手只管緊緊地握住，眼眶裡倒索索地滾下淚來。夏雅麗嫣然笑道：「克蘭斯，別這麼著，我們正要替國民出身血汗，生離死別的日子多著呢，那有閑工夫傷心。快別這麼著，快把近來我們黨裡的情形告訴我。」說到這裡，擡起頭來，方看見克蘭斯背後站著個英風颯爽的少年，忙縮住了口。克蘭斯趕忙招呼道：「我送了這位朋友出去，再來給姑娘細談。」誰知那少年倒一眼盯住了姑娘呆了，聽了克蘭斯的話方醒過來，一個沒意思走了。克蘭斯折回來，方告訴姑娘：「這位是瓦德西中尉，很熱心地助著我運動哩！」姑娘道：「說的是。前月接到你信，知道黨中經濟很缺，到底怎麼樣呢？」克蘭斯嘆道：「一言難盡。自從新皇執政，我黨大舉兩次：一次卡米匿橋下的隧道，一次溫宮後街的地雷。雖都無成效，卻消費了無數金錢，歷年運動來的資本已傾囊倒篋了。敷衍到現在，再敷衍不下去了。倘沒巨資接濟，不但不能辦一事，連黨中秘密活版部、爆藥製造所、通券局、赤〇字會……一切機關，都要潰敗。姑娘有何妙策？」夏姑娘低頭半晌道：「我還當是小有缺乏。照這麼說來，不是萬把馬克可以濟事的了！」克蘭斯道：「要真有萬把馬克，也好濟濟急。」夏雅麗不等說完，就道：「那倒有。」克蘭斯忙問：「在哪裡？」夏姑娘因把訛詐中國公使的事說了一遍。克蘭斯倒笑了，就問：「款子已交割嗎？」夏姑娘道：「已約定由公使夫人親手交來，決不誤的。」於是姑娘又問了回魯翠、波兒麻的蹤跡，克蘭斯一一告訴了她。克蘭斯也問起姑娘避出的原由，姑娘把加克奈夫構陷的事說了。克蘭斯道：「原來就是他幹的！姑娘，你知道嗎？尼科奈夫倒便宜他，不多幾日好死了。加來科梭的冤仇竟沒有報成，加克奈夫倒升了憲兵大尉。你想可氣不可氣呢？噫，這死囚的腦袋，早晚總逃不了我們手裡！」夏雅麗愕然道：「怎麼尼科奈夫倒是我們的仇家？」克蘭斯拍案道：「可不是。他全靠破壞了亞特革命團富貴的，這會兒加克奈夫還了得，家裡放著好幾百萬家私，還要魚肉平民哩！」夏雅麗又愣了愣道：「加克奈夫真是個大富翁嗎？」克蘭斯道：「他不富誰富？」夏雅麗點點頭兒。看官們要知道兩人，雖是舊交，從前私下往來，何曾暢聚過一日！此時素心相對，無忌無拘，一個是珠光劍氣的青年，一個是俠骨柔腸的妙女，我歌汝和，意淡情酣，直談到燭跋更深，克蘭斯送了夏姑娘歸房，自己方就枕歇息。從此夏姑娘就住在凱賽好富館日間除替彩雲教德語外，或助克蘭斯同出運動，或與克蘭斯剪燭談心。快活光陰，忽忽過了兩月，雯青許的款子已經交清，那時彩雲也沒閑工夫常常來學德語了。夏雅麗看著柏林無事可為，一天忽向克蘭斯要了一張照片；又隔了一天，並沒告知克蘭斯，清早獨自搭著火車飄然回國去了。直到克蘭斯夢醒起床，穿好衣服，走過去看她，但見空屋無人，留些殘紙零墨罷了，倒吃一驚。然人已遠去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嘆息一回，自去辦事。

單說夏姑娘那日偷偷兒出了柏林，徑赴聖彼得堡火車進發。姑娘在上海早得了領事的旅行券，一路直行無礙。到第三日傍晚，已到首都。姑娘下車，急忙回家，拜見親母斐氏，母女相見，又喜又悲。斐氏告訴她父親病死情形，夏姑娘天性中人，不免大哭一

場。接著親友訪問，魯翠姑娘同著波兒麻也來相會。見面時無非談些黨中拮據情形，知道姑娘由柏林來，自然要問克蘭斯運動的消息。夏姑娘就把克蘭斯現有好友瓦德西助著各處設法的話說了。魯翠說了幾句盼望勉勵的話頭，然後別去。夏姑娘回得房來，正給斐氏在那裡閑談，斐氏又提起加克奈夫，誇張他的勢派，意思要引動姑娘。姑娘聽著，只是垂頭不語。不防一陣韃韃的皮靴聲從門外傳進來，隨後就是嬉嬉的笑聲。這笑聲裡，就夾著狗嗅一般的怪叫聲：「妹妹來了，怎麼信兒都不給我一個呢？」夏姑娘嚇一跳，猛擡頭，只見一個短短兒的身材，黑黑兒的皮色，亂蓬蓬一團毛草，光閃閃兩盞燈籠，真是眼中出火，笑裡藏刀，搖搖擺擺地走進來，不是加克奈夫是誰呢！斐氏見了，笑嘻嘻立起來道：「你倒還想來，別給我花馬吊嘴的，妹妹記著前事，正在這裡恨你呢！」加克奈夫哈哈道：「屈天冤枉，不知哪個天殺的移尸圖害。這會兒，我也不敢在妹妹跟前辯，只有負荊請罪，求妹妹從此寬恕就完了！」說著，兩腿已跨進房來，把帽子往桌子上一丟，伸出蒲扇大的手，要來給夏姑娘拉。姑娘縮個不迭，臉色都變了。加克奈夫涎著臉道：「好妹妹，咱們拉個手兒！」斐氏笑道：「人家孩子面重，你別拉拉扯扯，臊了她，我可依！」夏姑娘先本著惱，自己已經狠狠地壓下去。這回聽了斐氏的話，低頭想了一想，忽然桃腮上泛起淺玫瑰色，秋波橫溢，柳葉飄飄，在椅上款地站起來道：「娘也說這種話！我從來不知道什麼臊不臊，拉個手兒，算得了什麼！高興拉，來，咱們拉！」就把一隻粉嫩的手，使勁兒去拉加克奈夫的黑手。加克奈夫倒啊呀起來道：「妹妹，輕點兒！」夏姑娘道：「你不知道嗎？拉手有規矩兒的，越重越要好。」說完，嗤的一笑，三腳兩步走到斐氏面前，滾在懷裡，指著加克笑道：「娘，你瞧！他是個膿包兒，一捏都禁不起，倒配做將軍！」原來加克往日見姑娘總是冷冷的臉兒，淡淡的神兒，不道今兒，忽變了樣兒，一雙半嗔半喜的眼兒，幾句若遠若近的話兒，加克雖然是風月場中的魔兒，也弄得沒了話兒，只嬉著嘴笑道：「妹妹到底出了一趟門，大變了樣兒了。」夏姑娘含怒道：「變好了呢，還是變歹？你說！」斐氏笑攬住姑娘的脖子道：「痴兒，你今個兒怎麼盡給你表兄拌嘴，不想人家為好來看你。這會兒天晚了，該請你表兄吃晚飯纔對！」加克連忙搶著說道：「姑母，今天妹妹快活，肯多罵我兩句，就是我的福氣了！快別提晚飯，我晚上還得到皇上那裡有事哪。」夏姑娘笑道：「娘，你聽！他又把皇帝打出來，嚇唬我們娘兒倆。老實告訴你，你沒事，我也不高興請。誰家座客不請行客，倒叫行客先請的！」加克聽了，拍手道：「不錯，我忘死了！今天該替妹妹接風！」說著，就一迭連聲叫伺候人，到家裡喚廚子帶酒菜到這裡來。斐氏道：「啊呀，天主！不當家花拉的倒費你，快別聽這痴孩子的話。」夏姑娘睜了她娘半天道：「噢！娘也奇了。怎麼只許我請他，不許他請我的？他有的是造孽錢，不費他費誰！娘，你別管，他不給我要好，不請，我也不希罕；給我要好，他拿來，我就吃，娘也跟著吃。橫豎不要你老人家掏腰兒還席，瞎費心幹嗎！」加克道：「是呀，我請！我死了也要請！」姑娘笑道：「死的日子有呢，這會兒別死呀死呀怪叫！」加克忙自己拿著嘴道：「不識好歹的東西，你倒叫妹妹心疼。」夏姑娘執手指著道：「不要臉的，誰心疼你來？」加克此時看著姑娘嬌態的樣兒，又聽著姑娘鋒利的話兒，半冷半熱，若諷若嘲，倒弄得近又不敢，遠又不捨，不知怎麼纔好。不一會，天也黑了，廚夫也帶酒菜來了，加克就邀斐氏母女同人餐室，就在臥室外，雖不甚寬敞，卻也地鋪錦綉，壁列電燈，花氣襲人，鏡光交影。東首掛著加特厘簪花小象，西方撐起姑婁巴多舞劍古圖，煞是熱鬧，大家進門，斐氏還要客氣，卻被夏姑娘兩手按在客位，自己也皇然不讓座了。加克真的坐了主位。侍者送上香檳、白蘭地各種瓶酒，加克滿斟了杯香檳酒，雙手捧給姑娘道：「敬替妹妹洗塵！」姑娘劈手奪了，直送斐氏道：「這杯給娘喝，你另給我斟來！」加克只得恭恭敬敬又斟了一杯。姑娘接著，揚著杯道：「既承主人美意，娘，咱們乾一杯！」說完，一飲而盡。加克微笑，又挨著姑娘斟道：「妹妹喝個成雙杯兒！」夏姑娘一揚眉道：「喝呀！」接來喝一半，就手向加克嘴邊一灌道：「要成雙，大家成雙。」加克不防著，不及張口翕受，淋漓瀉瀉倒了一臉一身。此時夏姑娘幾杯酒落肚，臉上紅紅兒的，更覺意興飛揚起來，脫了外衣，著身穿件粉荷色的小衣，酥胸微露，雪腕全陳，臂上幾個鐲子叮叮瓔瓔的蕩打，把加克罵一會，笑一會，任意戲弄。斐氏看著女兒此時的樣兒也揣摩不透，當是女兒看中了加克，倒也喜歡，就借了更衣走出來，好讓他們敘敘私情。

果然加克見斐氏走開，心裡大喜，就涎著臉，慢慢挨到姑娘身邊，欲言不言了半晌。夏姑娘正色道：「你來幹什麼？」加克笑嘻嘻道：「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要……」姑娘不等他說完，跳起來指著加克道：「別給我蠟蠟螫螫的，那些個狼心豬肺狗肚腸，打量咱們照不透嗎？從前在我爹那裡調三窩四、甜言蜜語，難道是真看得起咱們嗎？真愛上我嗎？呸！今兒個推開窗戶說亮話，就不過看上我長得俊點兒，打算弄到手，做個會說話的玩意兒罷了！姑娘從前是高傲性子，眼裡哪裡放得下去！如今姑娘可看透了，天下愛情原不過爾爾，嫁個把人算不了事。可是姑娘不高興，憑你王孫公子、英雄豪傑，休想我點點頭兒！要高興起來，牛也罷，馬也罷，狗也罷，我跟著就走。」加克聽了，眉花眼笑道：「這麼說，姑娘今兒肯嫁狗了！」夏姑娘冷笑道：「不肯，我就說？可是告訴你，要依我三件！」加克道：「都依，都依！」姑娘道：「一件，姑娘急性，一刻不等兩時，要辦就辦；二件，不許聲張，除了我們娘兒倆，還有牧師證人幾個人外，有一個知道了，我就不嫁；三件，到了你家，什麼事都歸我管，不許你牙縫高低一點兒。三件依得，我就嫁，有一不字兒拉個倒！」加克哈哈笑道：「什麼依不依，妹妹說的話兒，就是我的心願。」

兩人正說得熱鬧，誰知斐氏卻在門外都聽飽了，見女兒肯嫁加克，正合了素日的盼望，走進來，對著加克道：「恭喜你，我女兒答應了！可別忘了老身！但是老身只有一個女兒，也不肯太草草的，馬上辦起來，也得一月半月，哪兒能就辦呢！頭一件，我就不依。」姑娘立刻變了臉道：「我不肯嫁，你們天天勸。這會兒我肯嫁了，你們倒又不依起來。不依也好，我也不依。告訴你們吧，我的話說完了，我的興也盡了，人也乏了，我可要去睡覺了。」說罷，一扭身自顧自回房，砰的一聲把門關了。這裡加克奈夫與斐氏納罕了半天。加克想老婆心切，想不到第一回來就得了采，也慮不到別的，倒怕中變，就勸斐氏全依了姑娘主意。過了兩日，說也奇怪，果然斐氏領著夏姑娘自赴禮拜堂，與加克結了親，簽了結婚簿。從此夏雅麗就與加克夫婦同居。加克奈夫要接斐氏來家，姑娘不許，只好仍住舊屋。加克新婚燕爾，自然千依百順。姑娘倒也克勤婦職，賢聲四布。加克愈加敬愛。差不多加克家裡的全權，都在姑娘掌握了。

自古道：「鼓鐘於宮，聲聞於外。」又道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」何況一嫁一娶偌大的事，雖姑娘囑咐不許聲張，哪裡瞞得過人呢？自從加克娶了姑娘，人人都道彩鳳隨鴉，不免紛紛議論，一傳□，□傳百，就傳到了魯翠、波兒麻等一班黨人耳中。先都不信，以為夏姑娘與克蘭斯有生死之約，哪裡肯背盟倒嫁黨中仇人呢！後來魯翠親自來尋姑娘，誰知竟閉門不納，只見了斐氏，方知人言不虛，不免大家痛罵夏雅麗起來。這日黨人正在秘密所決議此事如何處置，可巧克蘭斯從德國回來，也來赴會。一進門，別都沒有聽見，只聽會堂上一片聲說：「夏雅麗嫁了」五個字，直打入耳鼓來。克蘭斯飛步上前，喘吁吁還未說話，魯翠一見他來，就迎上喊道：「克蘭斯君，你知道嗎？你的夏雅麗嫁了，嫁了加克奈夫！」克蘭斯一聽這話，但覺耳邊霹靂一聲，眼底金星四爆，心中不知道是鹽是醋是糖是薑，一古腦兒都倒翻了，只喊一聲：「賤婢！殺！殺！」往後便倒，口淌白沫。大家慌了手腳。魯翠忙道：「這是急痛攻心，只要扶他坐起，自然會醒的。」波兒麻連忙上來扶起，坐在一張大椅裡。果然不一會醒了，嚔的吐出一口濃痰，就跳起來要刀。波兒麻道：「要刀做什麼？」克蘭斯道：「你們別管，給我刀，殺給你們看！」魯翠道：「克蘭斯君別忙，你不去殺她，我們怕她泄漏黨中秘密，也放不過她。可是我想，夏雅麗學問、見識、本事都不是尋常女流，這回變得太奇突。凡奇突的事倒不可造次，還是等你好一點，晚上偷偷兒去探一回。倘或真是背盟從仇，就順手一刀了賬，豈不省事呢！」克蘭斯道：「還等什麼好不好，今晚就去！」於是大家議定各散。魯翠臨走，回顧克蘭斯道：「明天我們聽信兒。」克蘭斯答應，也一路回家，不免想著向來夏姑娘待他的情義，為他離鄉背井，絕無怨言。這回在柏林時候，飯餘燈昏、送抱推襟，一種密切的意思，真是筆不能寫、口不能言，如何回來不到一月就一變至此呢？況且加克奈夫又是她素來厭恨的，上回談起他名氏，還罵他哩，如何倒嫁他？難道有什麼不得已嗎？一回又猜想她臨行替他小照兒的厚情，一回又揣摸她不別而行的深意。這一刻時中，一寸心裡，好似萬馬奔馳，千猿騰躍，忽然心酸落淚，忽然切齒橫目，翻來覆去，不覺更深，就在胸前掏出表來一看，已是□二點鐘，驚道：「是時候了！」連忙換了一身純黑衣褲，腰間插了一把黨中常用的百毒純鋼小尖刀，扎縛停當，把房中的電燈旋滅了，輕輕推門到院子裡，聳身一縱，跳出牆外。那時正是□月下旬，沒有月亮的日子，一路雖有路燈，卻仍覺黑暗似墨、細霧如塵，一片白茫茫不

辨人影，只有幾個巡捕稀稀落落的在街上站著。克蘭斯靠著身體靈便，竟閃閃爍爍的被他混過幾條街去。看看已到了加克奈夫的宅子前頭，幸虧那裡倒沒有巡捕，黑魘魘地挨身摸來，只見四圍都是四尺來高的短牆，上面排列著鐵蒺藜、碎玻璃片。克蘭斯睜眼打量一回，估摸自己還跳得過去，緊把刀子插插好，猛然施出一個燕子翻身勢，往上一掠。忽聽叮噠一聲，一個身子隨著幾片碎玻璃直滾下去，看時，自己早倒在一棵大樹底下。爬起來，轉出樹後，原來在一片草地上，當中有條馬車進出的平路。克蘭斯就依著這條路走去，只見前面□來棵鬱鬱蒼蒼的不知什麼大樹，圍著一座巍巍的高樓。樓的下層烏黑無一點火光，只有中層東首一間還點著電燈。窗裡透出光來，照在樹上，卻見一個人影在那裡一閃一閃地動。克蘭斯暗想這定是加克奈夫的臥房了。可是這樣高樓，怎麼上去呢？抑面忽見那幾棵大樹，樹叉兒正緊靠二層的陽臺，不覺大喜。一伸手，抱定樹身，好比白猴採果似的旋轉而上。到了樹頂，把身子使勁一搖，那樹叉直擺過來，嘩啦一響，好象樹叉兒斷了一般。誰知克蘭斯就趁這一擺，一腳已鉤定了陽臺上的欄杆，倒垂蓮似地反卷上去，卻安安穩穩站在陽臺上了。側耳聽了一聽，毫無聲音，就輕輕地走到那有燈光的窗口，向裡一望，恰好窗簾還沒放，看個完完全全。只見房內當地一張鐵床，帳子已垂垂放著，房中寂無人聲，就是靠窗擺著個鏡桌，當桌懸著一盞蓮花式的電燈，燈下卻裊裊婷婷立著個美人兒。呀，那不是夏雅麗嗎？只見她手裡拿著個小照兒，看看小照，又看看鏡子裡的影兒，眼眶裡骨溜溜地滾下淚來。克蘭斯看到這裡，忽然心裡捺不住的熱火噴了出來，拔出腰裡的毒刀直砍進去。正是：

棘枳何堪留鳳採，寶刀直欲濺鴛紅。

不知夏雅麗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。